



杨浦滨江 ■徐平

## 人生智慧

## 向鸟儿学一学

■张佳文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鸟鸣涧》历来脍炙人口，读之万念皆寂。

鸟儿，是很懂得作息规律的动物，睡觉对它们来说可能和觅食一样是头等大事。记得当年在德国的时

候，阳台常常有大大小小各类鸟儿光顾，最多的是麻雀。我常常拿一些面包款待这些貌不惊人却活泼可爱的小生灵。日子久了，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这些麻雀虽小，饭量却大，似乎永远吃不饱，有时还拖家带口，带着几只刚会飞行的雏鸟一起来觅食。不过它们胃口再好，也从不耽误睡觉的时间。德国的纬度比较高，夏季晚

上到了八九点钟天还是亮着的。而麻雀们却不管夜幕是否降临，也不管我给它们的美食是否已经吃完，每天到了点就飞回树丛里叽叽喳喳一阵子，然后按时就寝，从不熬夜。即使有再圆再亮的“月出”，也不曾惊动它们的好梦。

现代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为了工作业绩，为了升职，为了社会认同，熬夜几乎是一种常态，有几个人能像鸟儿一样做到按时早睡早起？现代社会节奏快，竞争强，更该注意保持平和的心态，从容对待。

## 岁月悠悠

## 小时候养鸡的回忆

■朱建新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供应相当匮乏。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肉、鱼、油、豆制品……均凭票供应。粮食就更不用说了，每人按工作或家庭成员的不同，限量供应。绝大多数家庭都不够日常开销。有些人家就把豆腐渣买来充饥。我也吃过一回，粗粗的，实在难以下咽，如果放点油炒着吃，味道还将就。但那时油是定量供应，炒菜都不够，哪有多余的。

那年代，每家每户发放一张小菜卡，每人每天限购几分钱的蔬菜，都要一一记录在卡。所谓蔬菜，也多是一些卷心菜的菜皮之类。

好在新村里有不少人家，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控江一村地区，房前屋后空地不少。大家用简易的篱笆，你一块、我一块地圈起来，种一些蔬菜：米苋、鸡毛菜、青菜、丝瓜、土豆、毛豆……什么都有。有个邻居，甚至在大门口的篱笆下，种上了葫芦。夏天里，篱笆上挂着不少浅绿色的葫芦，还挺好看的。到了秋天，居然收获了几只浅黄色的大葫芦，让我们这帮小孩很是羡慕。

那时候，谈不上自己动手就可以丰衣足食。但是多少可以弥补点市场供应的不足。居委会、街道也没人管这事。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

自然，饲养家禽也开始流行起来。我家门前就是花园，新村里常见的那种大花园，长近50米，宽约20米。早晨，大伙儿把自家的家禽赶入花园。傍晚，唤鸡声、唤鹅声此起彼伏，也算是新村里的一道风景。

养鸡最费力。我家屋后就是河，

河里游着不少鸭子。每天傍晚，一大群鸭子依然在河里游荡，就是不肯回家。于是，大人们挥着竹竿，大声吆喝，有时还会捡起土块往河里扔。受惊的鸭子嘎嘎直叫，伴随着鸭子的扑翅声、吆喝声，响彻河的两岸。好一阵子，鸭子们才被赶上岸，各进家门。

我家也养过鸭子，那时我才四、五岁。印象最深的是，堂哥端着一大碗不知从哪里挖来的大蚯蚓，放在地上。两只鸭子你争我抢，狼吞虎咽，一会儿就把蚯蚓吃光了。

夏天的早晨，堂哥有时会带回来一些纺织娘。旧时的竹壳暖瓶，去掉里面的瓶胆，用纱布把竹壳的一头扎上，就成了捕捉纺织娘的上好器具。到了夜深人静时，纺织娘的鸣声，听起来好像一架隔空运行的古老而失修的织布机，交叉发出一阵子紧、一阵子松、一阵子轧轧轧、一阵子织织织的织布声。悠扬而梦幻般的声音，仿佛会把人带入梦境中的乡间外婆家。前几年问了堂哥才知道：先前，杨家浜一带有不少农田，清晨到南瓜地里，常能寻见它们的踪影。

其实，我们更喜欢养鸡。但那时人吃的粮食都不够，哪有多余的喂鸡。爸爸把一些废弃的菜皮，切碎了放在钢盅小锅里煮。快熟时再撒上一些面粉，就成了鸡的主食。用成把的米来喂鸡，是很少有的。母鸡下蛋是个例外，一定要撒上一把米，以示犒劳。下了蛋的母鸡站在鸡窝里，兴奋得“咕咕咕”，“咕咕咕”，叫个不停，不愿离开鸡窝，鸡冠通红。我家曾有一只下蛋的母鸡，一星期能下六个蛋，可谓是母鸡中的“光荣妈妈”。有时，我端着饭碗来到

花园边，边吃边喂。我们家养的那些鸡听到呼唤声，从附近的各个角落飞快地奔过来。脖子伸得老长，一个个的馋相让人忍俊不禁，自然要拨下一些饭菜，让它们和我一起分享。所以，无论何时，只要我一招呼，我家的鸡就会一只接着一只地跟在我后面，如果没有喂食，有些鸡就会忍不住地咕咕几声，好像是在埋怨我：为啥还不来点小吃呢？

鸡爱洗泥浴。在花园的树荫下，草丛里，常有一些鸡在地上扑腾着翅膀，扬起阵阵灰尘，那高兴劲儿，如同人类洗澡。鸡还喜欢啄食砂粒、小石子，据说能够帮助消化。后来在鸡窝里确实发现了不少砂粒、小石子。

母鸡们有时也会打架，不过没有公鸡那么好斗一定要决个雌雄。不过，不相识的母鸡第一次见面，很可能会互相比试几下，你来我往，啄上几口，分个高低。新村里有时会遇到抱着自家母鸡上来的“挑战者”，口头立下“挑战书”。61号有个小名叫“弟弟”的男孩为这事几次来到我家。

养鸡最让人揪心，雄赳赳、气昂昂，一身漂亮羽毛的大公鸡最能博得小孩们的青睐。经不住我们几个小孩的纠缠，我家里也养过大公鸡。可是，天还蒙蒙亮，大公鸡就在家里“喔喔喔”地啼开了，把家里人吵醒了不要紧，还影响了邻居休息，这才是大事。爸爸急得赶紧把搓衣板压在公鸡身上，不让它抬头叫，可是大公鸡摇头晃脑，不能抬头，低着头也要声嘶力竭地“喔”上几声，那声音听着有点古怪，让人不好受。这事着实让爸爸烦透了心。

从前，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有不少野草、野花，特别是河边，成片地生长。草丛里自然少不了男孩们喜欢的各种昆虫：蚂蚱、蟋蟀、纺织娘、蜻蜓、螳螂……应有尽有。那时的绿化部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要求做到有虫必杀，寸“虫”不留。那时是百

“草”齐放、百“虫”争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倒让自然界一片生意盎然，五彩缤纷。空地上有不少我们叫做“小鸡草”的植物。二十多公分高，草尖上顶着一层形似米粒的花穗，小鸡们最爱啄食这些“米粒”。草丛中、树荫下，公鸡、母鸡、小鸡一遍又一遍地翻找昆虫：蜈蚣、百脚、蜘蛛……这些都是它们的最爱。

我喜欢在夏天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就走出家门。外面的世界一片明亮。花园里，粉红色的木槿花、火红的石榴花、凤仙花、喇叭花、大丽花……争相开放。草地上还弥漫着一层淡淡的薄雾，应该是昨天夜里留下的。我沿着花园转悠，花园四周是一米多高的冬青树形成的厚厚的树墙。冬青树上藏着不少大青虫。那是鸡最喜欢的点心。冬青树上还能找到其它昆虫，如金龟子、螳螂、蝴蝶……偶尔还能发现一两个灰白色的马蜂窝，看着令人心悸，有黑黄相间的马蜂们，在蜂窝上进进出出。

大青虫能够长到十多公分长，大拇指般粗，它们藏在绿叶丛中，常常一动不动，还真不好找。但是不用愁，我有个小窍门：大青虫吃的多，拉的也多。你只需注意观察冬青树下，哪里黑黑的大青虫屎，哪里就可能找到大青虫。沿着花园转一圈，准能收获不少大青虫。

那满满一大把带虫子的树枝握在手里，还真有点成就感。遇到虫子太小，就把它留在树上，等长大了再来捉。虫屎也要区分是否新鲜，碰到陈旧的，说明此地早已“虫去楼空”，不宜再找。家门口花园的大青虫捉光了，就改到其它花园去，好在新村里这样的花园还有好几个。

到了冬天，屋后小河两岸的杨柳树上有不少皮虫，那时的柳叶已经掉光了，树上的皮虫一目了然，正是捉皮虫的好时节。长长的竹竿顶上绑上一个铁钩子，就能把皮虫钩下来，

体的内容，但她的声音有很高的辨识度，听到了，愿意多听一会儿，放任情绪在张培用声音勾勒描摹的意境中抽芽生长，肆意泛滥，心里很舒服。

什么样的声音能够吸引人、感动人？玲珑，圆润，高亢，华丽……当然会有很多专业的标准，也会有很多训练手段去帮助人们达成。但我想，热情是声音最重要的特质，一个再完美的声音如果缺少热情，便只如器皿的敲击所震荡的音波，冷冰冰，拒人千里。热情是美如七彩虹霓的底色，是纯如潺潺清泉的源头，这样的特质不是通过训练就可以得到的。热情是心声的折射，张培用带着体温的声音为听众推开一扇眺望美的窗户。我相信，她持续数十年播音主持的饱满热情，源自对听众的尊重，对所讲述话题的兴致勃勃，对所吟诵的文字篇什的喜悦欣赏。方正的中国文字经由她一字一句读出，横竖撇捺都有了灵气，曼妙起舞，情思萦绕。她也一定喜欢人们听到她清澈的声音，喜欢人们因为她充满旋律感的讲述而激发心中对美好事物的爱与敬意。

张培因病早早地离开了她的听众。然而，美是永恒的记忆。我更深深地记住了那刚柔相济，有金石声的吟诵。

##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